
Born
in
1984

木城 著

生于一九八四



木城 著

生于一九八四

Born
in
198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于一九八四/木城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00-20136-8

I. ①生…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4369 号



生于一九八四

木城 著

Sheng yu Yijiubas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8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1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小时候，总感觉 2014 是那么的遥远和无法想象。而眨眼间，生于 1984 的我稀里糊涂地就迎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

人总是这样，不见棺材不落泪。就像当年父母和老师们苦口婆心教育我们的那些为你好的大道理，现在都变成了多么痛的领悟。眼瞅着 2 字头的人生就要翻篇，才真切地体会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说的是开始，而三十而立讲的却是个结果，很多事已无法重来。当发际线悄无声息地后移，当头顶的短发再不能野蛮地生长，当越来越多的小朋友管我叫叔叔，当熬夜成了曾经的夜游神需要咬牙才能克服的困难，当年少轻狂的激情慢慢消退，“老了”这个字眼开始从无到有，在我的脑海里愈发清晰。随之，写书的念头也变得愈发强烈。

书，一直是我内心最美好的东西。对于写书，我更是一直不敢触碰。一来，作为一名偏科的理科生，从小作文就不好。二来，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干一行毁一行。这就如我做投资那样，和各种靠谱不靠谱的人见面，一句“贵圈真乱”总能一上来就把对方 hold 住。

最终促使我动笔的原因有三个。

胡适先生在他的自传《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三四十岁

的人的自传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兴趣，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我是当不起的。但我认为，每个个体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无价的。趁着年少轻狂还未完全褪去，趁着还有一丝叛逆和不吐不快的冲动，著书一本，当作向这个大时代致敬。

感恩和善良是我认为人最宝贵的两个品质。我十分感恩父母给了我一个虽不是大富大贵却衣食无忧的家庭，让我可以更多地去追求精神财富；感恩他们给了我一个健康的体魄，感恩他们的科学素养让我从小到大只去过几次医院，从未打过吊瓶。所有这些，都让我终身受益。30年来，上学到工作，从接客服、拍广告，到做电影、做投资，没有身边朋友给予过的无私帮助，不会有我的今天。对他们，我同样怀着深深的感恩。

打小便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我们这代人，和父辈间一直有着不小的代沟。工作后更是如此，他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我干的是什么。记得以前下班回到家，自己总是用不耐烦回应着父母的关心和唠叨，总觉得很多事情即便说了他们也不会明白，现在想来万分后悔。所幸，虽然物是人非，但往事并不如烟。写书对于我这个在亲朋面前向来不会说漂亮话、嘴上不会跑火车的人而言，应该是表达感恩之情和让父母了解我们这代人生活工作状态的最好方式。

再过几个月，我们家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好的记录手段，但有些东西还是要靠文字去承载的，父亲的书便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等他们长大，问起我年轻时的故事，我这个懒人就可以一边打开电脑（不知那时这玩意儿会被什么取代），一边把书扔给孩子，和他们一起浸泡在影像和文字的记忆中。

我曾犹豫过是写一本小说还是写一本自传，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写成小说。反正都是自己身边的故事，无非麻烦点给每个人物编个名字。最重要的，小说的自由度更高，虚虚实实、亦真亦假，可点到为止，又可尽情发挥。

最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以及无心之过对他人生活造成的影响，还要画蛇添足一句，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木城

2014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 001

上 部 SHANG BU

第一章 美好童年 / 005

第二章 上学啦! / 014

第三章 无知是种力量的青葱岁月 / 023

第四章 找不着北的七年 / 036

中 部 ZHONG BU

第五章 初入职场 / 045

第六章 KPI? KPI! / 064

第七章 回归 / 085

第八章 小步快跑 / 107

第九章 做得越多,能做的越多 / 121

- 第十章 职场和情场是一道选择题 / 133
- 第十一章 一只脚踏入了娱乐圈 / 144
- 第十二章 突如其来的移动互联 / 156
- 第十三章 亲历政治斗争 / 169
- 第十四章 再见，蓝熊 / 183

下 部 XIA BU

- 第十五章 别样的邻国 / 191
- 第十六章 人生导师 / 200
- 第十七章 成长的新烦恼 / 210
- 第十八章 中国互联网 / 218
- 第十九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 227
- 第二十章 互联网的善与恶 / 238
- 第二十一章 再出发 / 246
- 第二十二章 自由 / 258
- 第二十三章 未完待续 / 267

前 言

公元 1984 年，冥冥中注定，从这一年起，顾凡开始书写他的人生篇章。

说起 1984 年，这一年是个闰年，有 366 天，也是甲子鼠年。六十一甲子，生在 1984 年的人都赶上了六十年一轮回的起头。凑巧这一年又是闰十月，更巧的是顾凡还生在了闰十月。

何谓闰十月？农历的讲法，闰年赶上两个十月的，后一个十月即为闰十月。那又为什么有两个十月呢？这事儿恐怕得追溯到秦汉时期了，那时候还是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年终。当然了，要细讲这事儿就得另写一本书了。简而言之，离我们最近的两次闰十月分别是 1870 年和 1984 年，下一次就直接蹦到我们全都百年之后的 2166 年了。从公元 1645 年算起，到公元 5000 年这一段，闰十月总共也只有 11 次。所幸，这事儿没那么讲究，也没法讲究，否则的话，顾凡这辈子只能过一次生日了，就是出生那天。

1984 年发生了不少大事。1.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并入铁道部；2. 苹果公司推出了 Macintosh 计算机；3.《南方周末》创刊；4. 收复老山；5. 居民身份证制度施行；6. 许海峰为中国夺得第一块奥运金牌；7. 建国 35 周年国庆阅兵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条幅；8. 顾凡供职的第一家公司成立……

上部

SHANG BU

ZHONG BU

XIA BU

第一章 美好童年

眼瞅着 2007 年就要过去一半了。6 月下旬的北京，天出奇的热，处处都是蔫儿着的状态。知了们的声音虽还不够嘹亮，但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要是没了它们，夏天也似乎便少了一个重要的组成元素。

嗡……嗡……手机的震动声将正在午睡的顾凡惊醒了。

“哥们儿，我回来喽！”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陈一然很是兴奋。

顾凡打了个哈欠，揉了揉蒙眬的睡眼，说：“行啊你，我这毕业前的最后一宿，你倒赶得挺是时候！”

陈一然洋洋得意道：“那是，关键时刻咱从不掉链子！”

顾凡问：“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呀？”

此时，突然一阵喧闹声从听筒传来。手机里片刻的沉默后，陈一然忙回答道：“飞机刚停稳，我估计一小时后吧！对了，你该准备的准备好啊，兄弟我今儿舍命陪君子，顺带倒时差了。”

顾凡挂了电话，随手把肥硕的诺基亚 6600 扔到了枕头边儿。他现在已然睡意全无，光着膀子走到宿舍斜对面的水房，洗了一把冷水脸。顾凡回到 302 宿舍门口的时候，望了望这间他在毕业的最后时光独自留守了三天的大学宿舍，现在已基本形同垃圾场了。目之所及，除了四张上下铺和秃秃的床板，剩

下的是被丢弃一地的报纸、书本、杂志，以及散落在四处的瓶瓶罐罐。顾凡一瞬间愣住了，四年来这个屋子里发生过的一幕幕，飞快地在他脑海里闪现。回忆最后的片段，302宿舍七个昔日朝夕相处的老同学，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如影似幻般地从顾凡身边擦过，每个人的肩上、手上都是重重的行李。此情此景仿佛四年前刚迈进大学校门的那天，只是每个人的方向却完全相反。只几天的工夫，曾经那么热闹的302，一下子人去楼空、落寞凄冷。

顾凡心里感叹着，大学毕业，天天盼、年年盼，读够了，也考够了。真到熬出来的这天，竟连一丝一毫的喜悦和激动都没有了。有的，不过是又一出戏落幕后的失落罢了。在R大学了四年的市场营销，如今，即将走进社会，也就真真儿地走进了市场。

一阵恍惚后，顾凡从思绪中回过神来，立刻拿了钱包，小跑着来到宿舍楼下的小卖部。一箱听装燕京和五袋老醋花生米，花了顾凡差不多60块钱。

尽管已临近毕业季的尾声，百分之八十的毕业生早已各奔东西，但宿舍楼下这间小卖部的库存却依然充足，四分之一的地方被一箱箱直杵屋顶的啤酒占领着。顾凡拿着东西一步一阶地上着楼，心里则咬牙切齿嫉妒着小卖部两个月来的红火生意。

大四这一年，这家风传是校长家亲戚开的小卖部，没少成为302宿舍八位理科男卧谈会时的主题。一帮人除了帮小卖部核算成本、收益外，也经常憧憬着毕业后要是找不到工作也找个学校开家小卖部。对于这些质朴的、还未涉世的青年学子来说，如何挣钱还停留在马克思同志教给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的初级层面。除此之外，这家年流水百万的小卖部灌输给他们的另一个概念是，校长也是官儿。

R大30公里外的首都国际机场，小徐等候陈一然已经将近半个小时了。距离982航班准时到达的广播播完大概也有20分钟，但就是迟迟不见人影。小徐正要掏手机的时候，突然远远地看见，瘦高的陈一然拖着行李正向外走，等陈一然从出站口出来，他赶紧小跑着迎了过去。接上陈一然，那辆被顾凡称

为“美臀版”的奥迪 A6 很快驶上了机场高速。

老陈的司机徐进，年龄不大，只比陈一然小一岁。他轻声地问：“陈哥，直接回家还是？”

此时的陈一然正在后座各种不自在，屁股扭来扭去，愣是找不着个合适安放的地方。在美国留学开了三年车的他，已和多数美国人一样，习惯于自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话，在美国人民那里被贯彻得非常深入。

“噢，先不回家呢，咱们走三环吧，待会儿给我放到 R 大东门就行。”说完这句，陈一然总算安生了下来，他又接着说道，“行李嘛，去党校接上我爸的时候一块送家里。对了，徐进，麻烦跟老陈说下，顾凡明天毕业，我今晚不回去了，在他宿舍住一晚上。”

当陈一然光着膀子下身穿着顾凡的短裤从厕所回到屋里的时候，时间刚好是 22 点 30 分。自打晚上 6 点，他和顾凡从 R 大第一食堂回到 302 开始，两个人在宿舍过道把折叠桌支上，两个破马扎一放，便开始了毕业庆祝酒会。那箱燕京，不知不觉间已被两人干掉了一半。

陈一然打了个酒嗝，然后躺到了顾凡对面下铺的那张光秃秃的床板上。他双手托着头说道：“顾凡，我就琢磨，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一晃四年，还没怎么着呢，大学都读完了。”

顾凡说：“怎么着？您还想再读两年？”

陈一然说：“拉倒吧！打死我也不读了！我不就感慨一下嘛，想想刚到美国的时候，在语言学校恶补英语，天天满脑子全是英文。就连睡觉一闭上眼，眼前飘的也全是英文字母！得亏是带了《西游记》、《三国演义》的碟过去，对了，还有《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每天晚上必须电视播着才能睡着。”

已是微醺的顾凡，听陈一然这么一说，似乎想到了什么。他转过身操作起了背后床板上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了 R 大的校园内网，在影视专区里搜索着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如果让顾凡评价 R 大的优点，第一，肯定是校内宽带。四年下来，他最大的战果就是硬盘里用 maze 下的无数小电影。第二，便是 R 大校园内网的影视专区了。无论是最新的电影，还是过往的经典，全都找得到，片源可谓异常丰富。顾凡正忙活着，陈一然也突然想起什么似

的，从床板上坐了起来，大声招呼道：“哎哎哎，找下《与青春有关的日子》，12集北海嗑歌那集，太他妈经典了！”

顾凡笑了笑没说话。只见他操作着鼠标，几声清脆的点击声后，音乐随即响起：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画面中一群小男孩跨坐在墙头，不时地向下面的行人吐着口水。顾凡和陈一然眼睛盯着屏幕，不约而同地将手中的啤酒放到了小折叠桌上。片子一点点地放着，二人也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城还是那个北京城，甚至到了90年代，二环内依旧是何勇《钟鼓楼》里的样子。此时三环的所在，处处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由这个公社、那个大队管辖着。什么四季青公社、蓝靛厂大队、香山大队，等等等等。坐落在海淀区红山口的高等军事学院，完全配得上“与世隔绝”和“鸟不拉屎”这八个字。

都说三岁以前没有记忆，顾凡自然也不例外。他大概从三岁半开始，才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记忆影像。最清晰的莫过于上幼儿园，每天，顾凡都会坐在爸爸那辆二八自行车的大梁上，欢呼着从高等军事学院那条300米长的大下坡俯冲而下，这是他儿时最快乐的时光。20年后他听老顾说，大下坡还在，只是顾凡再没回去过。

顾凡的父母和陈一然的父母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即1978年春天入学，后来被称为77级的那拨人。一个班里同学年龄跨度之大，背景、经历之迥异的情况，恐怕在77、78级表现得最为明显。可以说，这拨人是幸运的，同时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在那特殊的十年里，田间地头、工厂车

间，不同的时空下，一天繁重的劳动过后，他们没有放下书本，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准备，顺利考上了大学。这让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做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绩，并且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及良好的社会地位。不幸的是，这被白白耽误的十年，发生在他们多数人的青春时期，很多事情无法弥补。此外，还有另一层的不幸，那就是并非所有的77级后来都那么风光。天之骄子中的一部分人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等等历史原因，以致后来的生活无比凄惨。

顾凡的爷爷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建国后支援地方建设，举家把户口从北京迁到了外地。如果不是顾凡的父母从不同的省份考入R大成为同学，后来又谈了恋爱，也就不会有他这个人儿了。顾凡的父母在R大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同一个单位S院，成为了双职工。

陈一然的母亲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了S院，这决定了陈一然和顾凡的相识，只是个时间问题。而陈一然的父亲，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人生轨迹。老陈毕业后到了中央机关工作，当了几年的秘书便走上了领导岗位。在陈一然大二那年，老陈被任命为江海省的省委副书记，从中央派到了地方，仕途可谓一帆风顺，这是后话。

两个小家伙第一次见面，是在顾凡三岁半、陈一然三岁那年。而此时的时空已转换到了位于西三环的白石桥。

80年代初，刚从那场浩劫中走出来的共和国，一切渐渐回到正轨，百废待兴。城市建设快马加鞭，项目也一个个获批开建，北京城到处是盖新楼的工地。不少的单位不是从郊区往城里搬，就是从别的单位院里搬到自家新盖的院里。那时候不像今天，几天的工夫就能盖出一层楼来，至少S院的工程一干就是好几年。当然，也有很多的客观原因，导致了工期的缓慢。比如，当时还没有城八区的概念，作为郊区的海淀，自然少不了驻扎了一些国防、军工、航天的单位。在中央批准了S院新址的申请后，某单位一句“地下有涉密设施”，开工就得耽误个小半年。架不住好多单位都有各种涉密设施，这一来一去，等S院竣工，已是80年代末了。竣工后，顾凡和陈一然两家就从高等军